

晉書



載記卷第四

晉書百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後趙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  
 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易朱一名乞翼加並為  
 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  
 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  
 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  
 竒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  
 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為群胡所附

國子監刊  
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  
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  
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  
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  
陽曲窳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  
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  
祥也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  
還依窳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  
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  
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

日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異州就穀因執  
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  
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  
郭陽張隆虜群胡將詣異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  
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歐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  
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飢病賴  
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荏平人師權為奴有一老父謂  
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  
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  
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

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權權亦  
竒其狀貌而免之權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  
往來勒以能相馬自托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  
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  
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  
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異保  
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群盜後郭敖劉徵劉  
寶張臆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  
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驃諸苑中乘苑  
馬遠掠緇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

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繫之穎懼  
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  
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  
輯懷東夏乃奏議察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  
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  
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  
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  
昌公模於業模使將軍馬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  
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  
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

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  
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  
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  
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  
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交州。越  
大懼，使苟晞王讚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甚於  
樂陵，甚死之。乞活田禋帥衆五萬救甚。勒逆戰，敗禋。  
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  
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  
有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

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  
于平原。時胡部大張習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于  
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習督曰：劉單于舉兵  
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  
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  
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習督等  
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  
元海署習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  
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習督為兄，賜姓石。  
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

千壁于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偽獲罪于元海  
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  
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也乃因會  
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  
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  
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  
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  
劉琨遣護軍王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  
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罷等七將率衆三  
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  
強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  
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  
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于衛國執魏郡  
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冲  
攻乞活赦亭田裡于中立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  
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  
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壘百餘衆至十餘  
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引張賓為謀主始署  
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孔萇為爪牙支雅  
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等為將率使其將張斯

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  
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  
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  
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  
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  
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  
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  
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  
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為中軍左翼勒至  
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  
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  
公不受與閻巖攻晴園苑市二壘陷之巖中流矢死  
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  
餘口東襲鄆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  
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  
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  
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  
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  
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  
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

震皆請降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  
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  
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  
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至  
洛川粲出輟轅勒出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  
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  
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  
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  
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  
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

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  
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納  
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  
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嶷率衆救脫至則  
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  
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才  
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  
襄城如知之遣弟瑀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  
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  
也張賓以為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為參軍都尉

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  
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之策乃  
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岷棄郡而走  
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  
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  
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  
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為  
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  
為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  
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

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  
喬太傅長史庾歆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  
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  
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竒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  
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竒範神氣不能  
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暉  
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  
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  
甚衆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皋關會劉曜王彌寇洛  
陽洛陽既陷勒歸攻彌曜遂出鞬轅屯于許昌劉聰

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  
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  
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  
郎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劉聰  
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  
納劉暉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疑  
於齊勒遊騎獲暉得彌所與疑書勒殺之密有圖彌  
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  
之獲苟晞也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  
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

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  
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及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  
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  
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疑  
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  
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  
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  
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  
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  
人傑將爲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

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反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譙于已。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郡公如故荀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攻掠豫州。

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陵，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交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海內，擇有德而推崇，隨

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即將襄城邵公總內外之任兼華夷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基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

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喞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楊定江南盡生縛取

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  
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  
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  
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  
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  
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  
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  
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  
敵去未遑齊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  
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譟

曰賓之計是也責刀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  
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  
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  
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  
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  
敗季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  
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  
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  
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水有衆  
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會諸將

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即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

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

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

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仿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鮮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擊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

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桎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桎  
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  
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  
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  
擊之生擒末桎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就  
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  
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桎三第為質而  
請末桎諸將並勸勒殺末桎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  
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  
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王浚用矣於是納

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  
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  
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  
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主浚復以邵舉  
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  
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  
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  
桎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  
桎感勒厚恩在途口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  
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死鄉執游綸以為主簿

攻乞活李暉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問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兗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旣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極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訓司與漸寧人始祖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爲

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旣而備九牢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

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

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將夷遠播異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知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

所以捐軀命與義兵誅暴亂者正言明公秉節兩廣  
震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勤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  
明公當察勅微心慈賜如子也亦遺奏嵩書而厚  
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  
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  
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  
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  
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欽衽神闕者乎昔  
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幸而不帝者哉但以  
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

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滄海爾項籍于陽覆車不遠  
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  
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  
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  
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之使報勅各以方  
物浚司馬游統時鎮宛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勅勅斬  
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勅之忠誠  
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勅命匡勳率精甲虛  
府廡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勳廡尾勅  
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

三公可馬如見公也復遣董璠去表于浚期親詣幽  
州奉上尊號亦修殿于襄高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  
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  
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  
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  
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橐高田鳩食暴于內人情沮  
壞曰士瀛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  
祖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  
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  
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

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為信然勒募兵戒期將襲浚  
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沉吟未幾張賓進  
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  
方之慮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  
仗三部全皆離叛還為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  
也幽州飢餓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  
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  
未靖將軍復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  
能久留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發勿後  
也賓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脩歲于

事遂順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  
盡我也勒曰吾所不子右侯已子復何疑哉於是整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  
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已過  
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  
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外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令聽所  
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  
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  
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  
至劉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

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  
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  
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  
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  
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  
貽于此非為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  
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  
數朱碩賚高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  
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蒙郝襲斬市等于襄國焚燒  
後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為宣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成

劉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邁兼左長史封王去  
首獻捷于劉聰勅既還襄國劉翰叛勅奔段匹碑襄  
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  
幽州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勅大都督陝  
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  
尉三州牧公如故加金鉅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  
十二郡勅固辭受二郡而已勅封左長史張敬等十  
二人為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勅將支雄攻劉演於  
栗丘為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沮良襲頓丘斬勅所  
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於廩丘劉琨

樂平太守焦球攻勅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溫  
嶠西討山胡勅將遂明要之敗嶠于涵城勅以幽與  
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勅將陳  
午以浚儀叛于勅遂明攻甯黑于在平降之因破東  
燕酸棗而還徒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勅使其將葛  
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  
節策命勅賜以弓矢加崇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  
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為上黨  
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驃騎副使劉琨遣王旦攻中  
山逐勅所署太守秦固勅將劉劬距旦敗之執旦于

晉書卷四  
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遠章  
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  
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叅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  
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  
爲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叟等部落三萬餘戶  
于襄國使石季龍奔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  
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遂明擊審黑于東武陽陷之黑  
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鴛救演季  
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  
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

歸河北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廻擊敗之遂陷  
廩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演卽劉琨  
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  
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  
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  
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圉城劉琨遣將  
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  
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  
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  
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

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  
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  
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  
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  
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  
獲鎧馬萬疋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  
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碑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  
國置守宰而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勒遣兼左長史  
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  
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郃續河間邢嘏

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  
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幽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  
廣威張斌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  
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  
司馬并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  
安葉孔萇等攻焉嚴馮陌久而不剋勒問計於張賓  
賓對曰馮陌等不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  
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冀遂之事  
不拘常制表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  
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

等歸署武遂今李回為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于幽州弱水而死馮臚率衆降于勒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百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異尤甚石季龍濟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荀闔劉琨與段匹磾涉後辰疾六眷段末杯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以衆軍主續齊金

寶蓋末杯以間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琅匹磾亦退如薊城卽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泰書推勸請師討聰勤以大義讓之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段末杯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為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城中派矢死勒

為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叡據有青州既叛  
劉聰南棄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  
遣通和勒授冀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  
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  
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  
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  
其子粲襲偽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  
敬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  
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  
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

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三郡進爵趙公勒  
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  
于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  
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  
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  
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  
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  
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斬準準必  
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  
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為盟主遣泰

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石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内史周堅害沛内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

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内覘大駕疆弱謀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脩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叟之

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逃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碑部衆飢散棄其妻子匹碑奔邵續曹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為斷桃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議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臣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紛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

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群祀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載記第四

晉書一百四卷五南面稱

單于與燕百蠻歸并賦臣三州並皆同以盟之升  
其南至盟戰西戰諸門東至千載北至千塞臣以天  
誠誠國佳內外書以爲內史華高貞駿五野異州之  
州左馬燕國... 合二十... 二十...  
則立平京青石... 樂樂平... 樂樂平...  
人之... 樂樂平... 樂樂平...

載記卷第五

晉書百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右勅下

子弘

張賓

太興二年勒偽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

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

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

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

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

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

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

劉群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勲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群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

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標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

拔浮于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叢攻  
陷文鴛十餘營長不設備為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  
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為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  
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  
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為質納之時蔡豹屯于  
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  
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國崇仁里置公族  
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其嚴諱胡  
允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官門小執  
法馮翊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間  
乎向馳馬入門為何人而不彈白邪翊惶懼忘請  
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  
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候  
部掘咄哪於岼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千餘萬勒清  
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  
卽孟卓為右執法卽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群寮  
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  
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  
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  
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

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  
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  
陳勒下書以為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  
穀一百石雜絲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  
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  
襯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以其  
弟文鴛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  
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異并  
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  
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

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比  
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脩祖氏墳墓為  
置守冢二家異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  
悅遣參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脩結和好勒厚賞  
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谷之  
自是充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  
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  
王和掘得負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  
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宗軍續咸曰王莽時物  
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

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疋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與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重二千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

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隣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離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

國子監刊  
降其衆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世子領  
中領軍遣李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  
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  
降於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  
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暴殺之令步都等妻子  
剗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兖州刺史劉遐懼自鄒  
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  
兖聞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爲程  
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  
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

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  
賓爲遊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  
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  
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爲  
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起于程氏矣  
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鄴  
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  
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  
屯于豫州有闕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  
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

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  
國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  
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羌胡于河西右軍石挺濟師于  
廣固曹嶷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  
盡殺嶷衆其青州刺史劉微曰今留微使牧人也無  
人焉牧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  
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  
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剋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  
勒以叅軍樊坦清貧擢受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  
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叅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

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  
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  
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  
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  
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内史劉續東莞太守竺  
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小學考  
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  
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  
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  
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

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水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丑平于新安斬之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惰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賴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

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陳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天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畿殆乃曰不用忠臣言語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綃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卽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脊以并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五

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季龍入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畧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子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帛金銀以賂明者求出永昌門侯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死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

發怒退為牙門勒自死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有鄉而敢快快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動劾之重仗鄴為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承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剋遂寇遂道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內

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叅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在乎令師惟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璉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季龍于高侯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侯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

百日不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異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鳶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

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塢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弥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

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  
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  
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  
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  
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  
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  
覩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  
長安奔于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  
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  
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  
渴黨言也季龍剋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王璽金  
璽太子玉璽各一千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羗于河西  
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  
藩貢方物于勒徙氏羗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群臣  
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  
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  
許群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  
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為王  
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其子宏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

嘉靖戊午年

平戎邑

三

斌太原王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  
為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  
以季龍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  
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為尚書  
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  
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為  
尚書署叅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  
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  
人侯二十二入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叅議  
以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牲尚白子社丑臘勒

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齊  
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啟有令僕尚書  
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  
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群臣固請勒宜即尊  
號勒乃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國  
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  
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  
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  
嬪貴人視列侯負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  
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負數勒荊州監

國子監刊  
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衣陽勒馳勅敬退屯樊城  
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  
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  
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南  
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  
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止將軍魏該弟遐等率  
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昭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  
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羗叛于勒刺史臨深遣  
司馬管光師州軍討之爲羗所敗隴右大擾氏羗悉  
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羗兄弟子擢與羗有仇生乃

賂擢與掎擊之羗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  
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  
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  
之孤邂逅羅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  
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  
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  
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  
于寔善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  
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竒獸秦州送白獸白  
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

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遭  
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  
十斤勒南郊有白氣日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  
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藉田  
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蝕  
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  
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  
縣吏爲立祠堂殖嘉樹準獄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  
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  
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

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  
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  
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  
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  
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  
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  
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  
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  
中其舉人得遍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  
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

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大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靴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群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

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  
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  
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地怒也  
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  
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群神怨憾而  
不怒動上帝乎縱不然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  
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  
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  
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  
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  
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  
寒食更為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  
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已前  
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  
曷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  
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  
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  
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  
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  
侍嚴震叅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

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忿快  
快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栢宣承其虜攻  
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湮水敬  
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  
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  
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  
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  
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  
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  
有喜色朝其群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

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脩成顯升台府於是  
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  
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  
酒食聽沐浴一頃秋論還未及宮澍兩大降勒如其  
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  
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群臣親  
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  
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  
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  
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

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季龍  
密遣其子遂率騎三千遊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  
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  
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  
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  
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  
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  
歛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  
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  
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  
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以咸  
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  
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偽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  
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  
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  
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  
後鎮鄴勘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  
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惜惜殊不似將家  
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

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群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快快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紉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忠輔幼王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叅卿於顧命勿爲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爪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

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包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

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

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娶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夔安領

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兖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茂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兖州失期不剋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十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

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別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郎權率鮮卑涉瑣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八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

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敷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敷等懸軍追北爲羌

國子監刊  
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於三城季龍聞而大  
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齋璽綬親  
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為自  
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  
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  
就車容色自若謂群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群后  
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  
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  
時年二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  
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  
自言智筭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丘王  
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為劉元  
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  
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  
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為謀主  
機不虛發筭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為  
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  
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

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  
 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  
 勒朝莫與為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  
 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于正  
 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  
 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  
 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  
 因流涕彌日

載記卷第五

載記卷第六

晉書百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  
 匄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  
 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  
 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  
 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  
 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  
 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

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爲娉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群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

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  
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  
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  
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中  
鍾爲侍中郎閻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  
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  
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瘳陶  
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  
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  
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  
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在  
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  
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  
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  
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  
二旬軍中飢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  
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  
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  
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  
出其門遂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

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糶  
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  
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  
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  
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  
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  
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  
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  
乘輅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  
會節乘輅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

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  
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  
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虺九龍翁仲銅駝  
飛廉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擊以竹  
繩牛百頭鹿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  
纏輜車輻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  
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  
幽明斯則先王之令與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  
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  
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

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楊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大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

老弱而後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潏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鏑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

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  
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識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  
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  
絙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  
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  
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  
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  
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匍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  
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  
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  
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  
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  
彊騎都尉復其一門燕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  
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王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  
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  
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  
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愆然非所望也其亟止  
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  
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強  
遇而獻之邃自捻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

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劒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

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儀素  
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  
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鄆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  
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  
樊經竺龍嚴湛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  
揚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  
湛爲左右六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  
子揚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  
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  
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

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度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  
渝津支椎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  
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李隆衆次金臺友椎長驅  
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  
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支椎攻安次  
斬其部大夫那樓竒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  
右長史劉郡盧湛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  
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  
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二千遼單馬窟險遣子乞特真  
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尸一萬餘于雍司寇

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也  
回為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  
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  
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  
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  
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  
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  
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  
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  
旬餘不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

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  
趙攬復為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  
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群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  
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龍  
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  
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  
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  
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  
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  
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

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餽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斤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免郎中魏奘為庶人以其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為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楊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于安於

嘉靖戊午年

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攝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叙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以其撫軍李農為使特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曰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遁為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翼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蒲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

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  
案以為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  
真以為失銓考之躰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真光  
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  
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悞弱  
徵還賜徵士辛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為起  
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  
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  
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  
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

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遠近乎夫壽既稱並日月跨  
併一方今若制詔或敢剛反則最謂戎裔宜書於之并  
贈以楛矢使壽知我嚴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  
之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宣法百省可尚書奏事自幽  
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懼季龍之威遣其別駕馬  
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寒傲季龍大怒將  
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為陛下之患者舟楫也區區河右  
焉能為有無今斬焉詵必征誅則南討之師勢分為  
二建鄴君臣疑其數年之命矣之不可為武勇冠為  
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則君臣職者則

我又何求遂而不悟討之未後  
李業乃正李宏既至  
蜀漢之善其善其境內下令云  
蜀漢之善其善其境內下令云  
龍之善其善其境內下令云  
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  
書斬收百姓馬四萬餘  
匹以入于公燕威與官室於鄴  
心亭觀四十餘所營長  
安洛陽二官作者四十餘萬人  
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  
備并朔秦羅嚴四討之資青  
吳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  
甲者五十餘人兼以快牧牛  
與私利百姓失業十室  
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  
猛獸所害三分而一具  
任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  
李應識遂連絕其賞

置百僚事發誅之  
聖坐者數千家  
龍改獵無度晨  
出夜歸又多微行  
以觀察作役之所  
侍中韋諶諫曰臣  
聞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萬乘之主行不履  
危陛下雖  
天生神武雄據四海  
乾坤宜贊萬無所慮  
然白馬魚  
服有豫且禍之海若  
潛游雁葛陂之酷深  
願陛下  
宮路思二神為元臨  
金不可忽天下之重  
輕行斤斧  
之間一旦有狂夫之  
變龍騰之勇不暇施  
也智士之  
討豈及設哉又自古  
聖王之營建宮室未  
始不於三  
農之隙所以不奪農  
時也今或盛功于私  
墾之辰或  
煩役于收穫之月頽  
斃之途怨聲塞路誠  
非聖君

臣所忍為也昔漢明賢者也鍾離之石而德陽役之  
臣誠議懇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之所宜哀覽  
李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祭自若右  
侯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  
因訟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  
臣素疾石輪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  
奉無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  
也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  
是諸公咸怨為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  
石頭郁鞠尅之制征十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

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  
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  
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  
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  
迹皆成路李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  
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  
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  
群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祲怪尤多石籠  
于泰山八百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鄰  
山石開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

悉變為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卑斛毅提大破之斬首二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官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收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

西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步騎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龔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燕公石斌淫酒荒穢常監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守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竄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殺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薨葬穆陵太武

前殿有白馬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  
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  
季龍曰白馬集殿庭官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  
臨寧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使持節侍中大  
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  
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  
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  
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  
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  
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擇之也季龍如

其言既而官一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安義守  
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曷者趙之分也季龍曰  
在其主惡之乃為天子此殊不亦宜貴臣姓王者當  
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  
也季龍既惜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  
書監王浹耳季龍乃下書追浹前詔遣李宏及蒼梧  
矢之愆者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葵藿之毒  
季龍殺之無罪也贈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王浹  
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與農為庶人時白虹貫日  
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上祭刻以滅季龍下書曰蓋

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之務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勅除徭賦休惠黎元度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青赤頭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贊之所致也昔楚相脩政共美疾疫鄭鄉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國是壽考而群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在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

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

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珣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珣戲之曰溺中則愈珣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珣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珣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

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玩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二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剋期行校獵自靈昌津南至禁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累至六百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一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官爲置女官



官是康帝守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安  
德三代之古恒必由此而忽為獵幸乎乘養獸萬里  
乘人妻女十萬盈官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  
脩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  
雨七旬霽方三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蝻之而况  
人乎刑政如此其如矣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  
徒休宮女赦朱軌免衆望委龍省之不悅憚其強但  
寢而不納衆之罪也乃得二京作役焉

載記卷第六

書百六



